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S/13091
16 February 1979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六日

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给秘书长的信

谨附上政治局委员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阁下给摩洛哥外交及合作部长，穆罕默德·布塞塔先生阁下的信。

奉我国政府的指示，请你将这封信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加以散发。

付常驻代表

临时代办

法蒂·布瓦耶德—阿加（签名）

附 件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五日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给摩洛哥外交及合作部长的信

我感兴趣地阅读了你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的信，其中谈到西撒哈拉被占领以后，我们地区局势的发展情况。

首先，我不得不说明，摩洛哥政府一直想要将阿尔及利亚直接或间接地卷入摩洛哥和西撒哈拉人民之间的战争，我们对此感到失望。事实上，我国希望，总有一天，真相自明，摩洛哥政府终于认清事实。

可是，我国热切盼望的这种变化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贵国政府继续将一个非殖民化问题说成是一个双方的争端，每隔一段时间就威胁要对我国援引人们惨痛记忆中的所谓紧追权。

面对这种不断发生的行动，我只能表示深切遗憾，何况，在事态发展的情况下，这种行动已经日益站不住脚。

我必须提到，这个地区当前的局势，主要起因于摩洛哥决定单方面违背对该领土根据自决权实现真正非殖民化的先前诺言，这项诺言是我们两国领导人在屡次会议上都同意遵守的。

我要再一次最庄严地着重指出，阿尔及利亚同摩洛哥没有任何争端，我们两国疆界相连，有着共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所以阿尔及利亚深切盼望同摩洛哥保持最好的关系。

你自己曾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参加过摩洛哥兄弟人民进行的斗争，你应当知道，外国占领必然引起占领地人民的抵抗。

因此，波利萨里奥阵线战士同摩洛哥之间在西撒哈拉发生的战事既不是我国所愿望的也不是我国所挑起的。相反，阿尔及利亚从未停止竭尽全力使我们的地区

避免战争，以免损害我们民族之间的关系和马格里布地区的长远利益。阿尔及利亚一贯在区域上和国际上主张通过政治途径解决西撒哈拉问题。

在这方面，在喀土穆举行的非统组织第十五届首脑会议和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的辩论和决定里头都曾明确地重申了西撒哈拉领土非殖民化的基本原则。

为了促进和平并促使和平早日来临，联合国大会再次肯定了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合法性和代表权，同时庄严重申“撒哈拉人民享有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只要撒哈拉人民的民族权利受到承认，这个地区的人民全心盼望的和平就必然会实现。

阿尔及利亚援助和支持撒哈拉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不仅符合我国支持斗争中人民的行动的原则，而且是国际上的团结大趋势的一部分，在联大上届会议期间这股趋势曾再一次清楚显示出来。

阿尔及利亚非常重视它的领土完整和边界的不可侵犯，因此也不容许自己侵略他国，特别是侵犯友好的邻国。关于这一点，我想提请你注意已安眠于地下的布迈丁主席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对国王哈桑二世阁下所讲的一段话：

“我凭良心说，我们两国人民之间仍然存在着牢不可破的关系，阿尔及利亚的士兵从没有越过我们彼此于一九七二年所承担遵守的国界。而且，在几个星期前，我曾向国民议会庄严宣布，在任何情况下，阿尔及利亚的武装部队都不会干予边界以外的事情。我们的武装部队警惕保卫自己的领土完整，随时准备迎击对我国的任何进攻。这个政策仍然没有改变。”

今天同昨天一样，它还没有改变。

最近在阿尔及利亚境内某些地点侵犯阿尔及利亚主权及其公民的安全的行为，显然是非常严重的。不管用什么狡猾的理由来为摩洛哥申辩、以求洗刷它在锡格里角空投武器和轰炸马加尼亚和奥兰的罪名，但很不幸，证据是确凿的。犯下这些卑鄙行为的人是什么身分，完全是确定不疑的。

而且，对阿尔及利亚的种种恫吓和威胁，肯定不是创造有利的气氛、以便有关各方就西撒哈拉问题采取坦率、真诚的联合行动的最好方法。

我们认为，一切反对我国的行动都是隐藏势力所挑起来的，它们想尽办法使人相信，以致于灌输毒害的思想。所有反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敌人、甚至在阿尔及利亚人里面都能从你所取得的关于我国、我国人民、我国制度和我国领导人的情报中，制造这种毒害的思想。

关于另外一个问题，即关于胡阿里·布迈丁主席同哈桑二世阁下拟议举行的会谈。你要我在道义上作出判断。老实说，我认为会谈只应对一个项目进行讨论，那就是西撒哈拉问题和撒哈拉人民实现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愿望的问题。

老实说，这个会谈之所以没有举行，并不是由于你所说的胡阿里·布迈丁主席的健康问题，而是由于双方在西撒哈拉问题、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分歧。

在这方面，我所需要的唯一证据，是摩洛哥政府一位发言人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六日就这些问题所作的发言。我不得不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十日对这项发言作出公开的答复：

“关于中东问题，尽管双方都以阿尔及利亚和拉巴特高级会议的决定为依据，但显而易见的，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的各自立场，不但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内容上，都有很大的分歧。

“萨达特总统从戴维营回来后，摩洛哥是第一个欢迎他的阿拉伯国家，欢迎的目的在于强调摩洛哥支持一项它也是其中一个主要执行者的政策。

“阿尔及利亚本身从来没有违反阿拉伯高级会议所通过的那条路线，其中明确地确认，与会国坚决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承认巴勒斯坦问题是任何解决方法的关键，因此就巴勒斯坦人民恢复一切被占领的领土和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制订一个同其他问题紧密相连的不可侵犯的原则。

“阿尔及利亚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忠实信守它的承诺，而坚决地承担了它在团结阵线里的义务，以便更好地保证对具体体现着巴勒斯坦人民斗争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对叙利亚堡垒，给予它们比从前更为需要的支持，因为它们是当前中东一切荣誉、正义、尊严的政策的基础。

无论如何，胡阿里·布迈丁总统从大马士革参加团结与抵抗阵线各国支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最高级会议回来，如果竟立刻同刚刚会见过从戴维营回来的沙达特总统、并再次表示支持开罗政策的摩洛哥国王陛下见面，我们认为这是搞暧昧的两面政策。

事实上，巴勒斯坦人的事业是深植于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心上的。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是阿尔及利亚关心的事业，为了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道德，绝不能容忍阴谋串通、或任何折衷妥协，无论我们两个兄弟人民的关系多深多广、利害多么重大。我无疑宁愿你不要让我提到这些，因为，为了符合事实起见，这是会令人很痛苦的。但是我不能不叙述事实。请上帝作见证，我必须诚挚地、诚实地告诉你那些计划要作、应当要作的事以及为什么没有实现的理由。此外，摩洛哥最高当局的声明曾极力否认西撒哈拉问题的存在，否认撒哈拉人民本身和他们的民族权利的存在，否认被国际社会承认为唯一合法的代表、并且是没有他们的参加即不可能有公正持久和平的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存在，这就清楚地证明了胡阿里·布迈丁总统决定推迟予订的会见，是确实有道理的。

无论如何，你很应当知道，而且今天比以前更清楚，西撒哈拉问题既不是胡阿里·布迈丁主席个人的问题，也不是阿尔及利亚领导人有意找摩洛哥的麻烦。它确是一个非殖民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有获得撒哈拉人民和它的合法代表的积极参加和完全支持，才能彻底予以解决。

假使需要发挥想象力——在这一点上，我要友善地请你尽力，阿尔及利亚同非洲各国和国际社会只要觉得真正是想要克服危机的原因，不再在争执结果上再行拖延，就会立刻尽一切努力，诚挚地、真实地、负责到底地寻求一个公正的解决。

我要向你保证，阿尔及利亚将孜孜不倦地不断努力，建立必要的对话，以恢复有利于本地区所有人民——其中当然也包括撒哈拉人民——的和平与合作，这是他们所期望的。西撒哈拉问题主要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因此必须要通过政治予以解决。

我们深信，我国领导人胸怀着重大的历史责任感，纵然有情绪的激动或有其他主观考虑，会表现出富有想象力与智慧，在采取行动时，能证明阿尔及利亚人民和摩洛哥人民的关系上，必然永存着友好的兄弟情谊。

为了实现伟大的马格里布阿拉伯千年历史必然揭示的这一目标，阿尔及利亚再次庄严宣布：它完全愿意实现这些崇高的理想。

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

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签名)